

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

LUOMANUREN

罗马女人

-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 孙致礼 尹礼荣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



罗马女人

一个西方妓女的自白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孙致礼 尹礼荣 译



罗马女人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孙致礼 尹礼荣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插页 307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0090—8

I·81

统一书号10331·335 定价2.80元

作者前言

《罗马女人》的某些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不可能象我赋予她的那样，采用正确无误的文学风格，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我要塑造的人物的虚构自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讲述——或者采取阿德丽亚娜那个阶级和职业的女人所特有的一种生动逼真的口头文体，一种只能表达少数情感和少数事件的拙劣方言；或者象我在其他作品里所采用的，让我的人物用我的习惯风格来说话。我所以选择第二种方案，乃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换了人物而改变风格；第二，文学语言总是比口头语言来得更真实，更富有诗情画意。我无可否认，阿德丽亚娜那种女人往往不象阿德丽亚娜那样说话，也不表露她那样的思想情感。然而，我偏偏赋予她这样的思想情感，象阿德丽亚娜那样的女人，只要具有相应的思维表达能力，都会表达出这样的思想情感。换言之，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智能和知识，但是他们都有着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即使最可怜的人儿也是如此。我的全部努力就是描绘阿德丽亚娜的精神世界；我这样描绘她，就象代人写信的书儒在街角按照自己的理解，为没受过教育的女仆录写毫无端绪的情感似的。

第一部



第一章

十六岁上，我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一张完美的鹅蛋脸，鬓角上窄下宽，眼睛大而细长，脉脉含情，鼻子与前额构成一条直线，嘴巴大大的，双唇丰满红润，非常漂亮，一笑起来，便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母亲常说，我长得象圣母玛利亚。我觉得我长得很象某个当时走红的电影明星，于是我开始照她的样子做起头发来。母亲说，我不仅脸蛋漂亮，身材更是百倍地优美；她说，全罗马城找不出我这样的身材。那些日子，我不大操心自己的身材，我想，要紧的是要有个漂亮的脸蛋；不过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母亲的话是对的。我的腿笔直而结实，臀部呈曲线形，长背，细腰，宽肩膀。我的肚子一向都很凸出，肚脐眼深深地凹进肉里，几乎看不见；可母亲说这样才美，因为女人的肚子应该很凸出，而不应该象今天时兴的那样平板。我的胸脯也发育良好，又结实又富有弹性，所以不必戴胸罩；但是当我抱怨它过于发达的时候，母亲却说很美，如今的女人简直没有胸脯。我赤裸的时候，看上去高高的，十分匀称，象一尊照镜子塑成的塑像。这是人家后来对我说的。不过穿戴整齐的时候，我看上去象个苗条的小姑娘，谁也猜不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身材。我身体各部位之间比例适当，这话还是我第一次做模特儿时，那个画家告诉我的。

是母亲为我找到的这个画家。她结婚做裁缝之前曾当过模特儿。一天，一个画家要她做几件衬衫，她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便建议我去给他当模特儿。头一次去他画室的时候，尽管我极力表示一个人能去，可母亲定要陪我一起去。我感到害羞，这主要不是因为有生以来头一回要在一个男人面前脱衣服，而是因为我想猜得出来母亲为了劝他雇用我会说些什么话。事实上，她帮我从头上脱下衣服，让我光着身子站在屋子中间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对那个画家谈起来。“看吧，多美的胸脯！多美的臀部！瞧她的腿！你上哪儿还能找到这样的腿、臀部和胸脯？”她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不停地戳我，好象市场上人们戳牲口劝人购买似的。画家失声笑了，我越发羞愧难当，因为正是冬天，还感到很冷。但我意识到母亲这样说并非出于恶意，她为我的美貌感到自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如果我长得漂亮，那全归功于她。画家似乎也理解她的心情，他之所以笑，倒不是别有用心，而是出于真挚的友情。所以我心里踏实下来，克服了羞怯，踮着脚尖走到火炉跟前，暖和暖和身子。这位画家一定在四十上下，矮矮胖胖，一副快活随便的样子。我觉得他看我时并没有邪念，仿佛看一个物体似的，这也叫我放心。后来，他跟我混熟了，总是和蔼地对待我，尊重我，把我当作一个人，而不再是当个纯粹的物体。我立即被他吸引住了，仅仅因为他对我和蔼热情，出于纯粹的感激之情，我也会爱上他的。但他从不对我放纵，他的举止始终象个画家，而不象个男人，整个这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就象我第一天给他当模特儿一样，始终规规矩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母亲赞美我的话说完了，画家一声不响地走到摆在椅子上的一堆材料跟前，查阅了一番之后，从中抽出一张彩色图画

递给母亲看。“这是你女儿，”他低声说道。我从炉边走过去看这张画。上面画的是个裸体女人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华丽的轻纱。床后挂着天鹅绒帷幕，两个长着翅膀的童子犹如两个小天使，在帷幕褶皱构成的天际游动。那女人真象我；只不过，尽管她一丝不挂，那些轻纱和她手指上戴着的戒指却清楚地表明，她一定是个王后或者要人，而我不过是个普通姑娘。起初母亲还不明白，惊愕地瞪着那幅画。突然间，她似乎看出了相象之处。“她同那画子一模一样！那是阿德丽亚娜！你瞧我说得对吧？这个女人是谁？”她激动得喊了起来。

“那是达那厄^①，”画家莞尔一笑答道。

“达那厄是谁？”

“达那厄——一个异教女神。”

母亲本来指望听到一个真人的名字，这下怪难堪的，为了掩饰她的尴尬，她开始向我解释说，我得按照画家的要求去做；譬如说象画中人那样躺着，或者站着，或者坐着，在他工作的时候一动不动。画家笑着说，怎么当模特儿母亲知道得比他还多。母亲马上说起，当初她也是个模特儿，全罗马都知道她是一个最漂亮的模特儿，后来结了婚，不当模特儿了，害了自己。与此同时，画家已让我在画室尽头的沙发上躺下来，摆好一个姿势，按照他的要求摆好胳膊和腿。但他这样做时，心不在焉地若有所思，动作也很轻缓，几乎碰都不碰我，仿佛他已见我摆好了他要画的姿势。然后，尽管母亲还在唠叨，他却开始在画架上绷着的白画布上画起草图来。母亲注意到他不再听她说话，因为他在专心致志地画我。

^①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王阿克里西俄斯的女儿，父王把她幽禁在铜塔里，主神宙斯化作金雨和她幽会，因而怀孕生下珀耳修斯。

“你给我这个女儿一小时多少钱？”她问。

画家没有从画布上抬起眼睛，报了个数目。母亲搂起我放在椅子上的衣服，朝我扔过来。

“算了！穿上衣服——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她对我说。

“哎，这是怎么回事？”画家停下了活计，惊讶地问。

“没什么，²母亲装着急火火的样子答道。“算了，阿德丽亚娜——我们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做呢。”

“不过，听我说，”画家说，“如果你想成交的话，你就开个价嘛——来这一着是什么意思？”

然后母亲开始大吵大闹，声嘶力竭地喊道：他若想付给我这么点钱就拉倒，他简直是疯了；我不是那种没人要的老模特儿；我才十六岁，还是头一次给人做模特儿。每当母亲想要什么，她总是大喊大叫，装着怒不可遏的样子。但她事实上根本不气，这一点我非常清楚，知道她象地底下的石油那样平静。可她叫喊起来真象市场上那些女人，当买主对她们的货物出价太低时，她们就是这样叫喊的。她多半是对彬彬有礼的人们叫喊，因为她知道他们的风度总是驱使他们向她让步。

事实上，那个画家最终还是让了步。母亲大吵大闹时，他一直微笑着，一只手不停地比划，仿佛他想说什么。最后，母亲终于停下来喘口气，他再次问她想要多少。但是她不想直说。

“我只想知道，你给我看的那幅画的作画人给他的模特儿多少钱！”她出乎意料地喊道。

画家大笑起来。“那与这有什么相干？那还是以前的事——他大概给她一瓶酒或者一副手套吧。”

母亲看上去很难堪，就象刚才他告诉她那幅画画的是达那厄时一样难堪。画家对她的窘态暗暗发笑，当然他没有什么恶

意，不过母亲并没意识到。母亲又开始喊叫起来，称画家为吝啬鬼，大吹大擂我的美丽。然后她突然装着平下气来，告诉她她想要多少。画家对这个数争了一会儿，终于以比母亲的要价略低一点的数目成了交。画家走到桌前，打开一只抽屉，付给她钱。她接过钱，看上去十分高兴，又嘱咐我几句，便离去了。画家关上门，随后回到画架旁，对我说：

“你母亲总是喊叫吗？”

“母亲爱我，”我答道。

“我得到的印象是，她爱钱胜过爱任何别的东西，”他平静地说，一边继续画画。

“不，不，那不是事实，”我急忙反驳，“她最爱我；但是她很遗憾我生在穷人家，她希望我挣钱过好日子。”

我之所以详细地叙述画家这件事，首先因为这是我开始工作的日子，尽管后来我选择了另一个职业；其次还因为在这个场合，母亲的一举一动说明了她的个性和她对我的疼爱。

我坐了一个钟头，画像结束了，我到奶品店里去找母亲，是她事先叫我去找她的。她问我画像的情况，要我把画家在我坐着给他画像时跟我谈话的每个细节都告诉她，可他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最后她对我说，我得小心着点，也许这个画家没有邪念，但是许多画家雇用模特儿就是想让她们的做自己的情妇。我无论如何也要拒绝他们献殷勤。“他们全都一文不名，”母亲解释说，“你别指望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凭着你的容貌，你可以大大地高攀，大大地高攀。”

这是有生以来母亲头一次跟我这样讲话。但她说得很果断，犹如人们深思熟虑一阵之后说的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惊讶地问她。

“这些人话很多，但是没钱。象你这样动人的姑娘应该跟绅士，”她含糊其词地回答。

“什么绅士？我可不认识任何绅士！”

她看看我。“你可以暂时当个模特儿，”她说得越发不明不白了，“然后我们再看——事情一件接一件吗。”但她脸上那副沉思、贪婪的神情叫我吃惊。当时我没有再问她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母亲的规劝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即使年幼也很持重。在这个画家之后，我又碰到些别的画家，而且不久在画家中间已是相当知名了。我得说，他们通常是举止得体、态度恭敬的，尽管不止一个画家向我表露过钟情，但是全都遭到了我的严厉拒绝，因而我很快就得了个贞洁得不可接近的名声。我已经说过，大多数画家差不多总是恭恭敬敬的；这大概由于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跟我胡来，而是要画我，而且在画我的整个当儿，他们不是用男人的眼光而是用画家的眼光来看我，仿佛我是一把椅子，或者别的什么物体。他们对模特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那赤裸的身体，尽管充满活力，发育成熟，却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如同没给医生留下什么印象一样。不过画家的朋友常常使我为难。他们常常进来，同画家闲聊。可是我很快注意到，虽然他们竭力显得满不在乎，他们还是无法将目光避开我。有些人则十分无耻，常常绕着画室转来转去，这样他们就能从各个角度审视我。这些投来的目光，以及母亲遮遮掩掩的引喻，撩拨起我的轻佻感，使我既领悟到我的美貌，也领悟到美貌可能给我带来的好处。终于，我不仅习惯了他们那不得体的举动，而且过了不久，当我看到这些来访者变得多么激动时，我还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而当他们对我满不在乎时，我反倒很失望。所以，我的虚荣心使我不知不觉地认为，无论何

时我愿意，我都能利用我的容貌来改善我的境遇，正如母亲早先所预言的。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想法是要结婚。我还不大懂事，我在摆姿势让人画像时，那些盯着我瞧的男人并没有在我心里激起什么别的情感，只不过是虚荣心而已。我总把挣来的钱如数交给母亲，不去给人画像的时候就呆在家中同她作伴，帮她裁剪和缝制衬衫，自从当铁路员工的父亲故世之后，这是我们的唯一生计。我们住在一栋又长又矮的楼房的二楼一个小套间里，这房子是五十年前专为铁路员工建造的。坐落在郊区一条马路上，路旁令人惬意地有法国梧桐遮荫。楼房的一侧有一排房子，同我们的楼房相似，全都是清一色的，两层楼，正面是砖墙，没刷拉毛水泥，十二洞窗子，一层六洞，中间是大门。楼房另一侧是城墙，从一个塔楼延伸到另一个塔楼，那一带完好无损，覆盖着常青藤。离我们房子不远有座城门。城门旁边，沿城墙里侧圈着一个游乐场，叫月神公园，它的彩灯和音乐使夏季几个月份生趣盎然。如果我从窗口朝外斜着望去，就能看见彩灯的花彩和各种货摊插着小旗的篷顶，还有挤在法国梧桐树下围着入口处的人群。那乐声我听得十分真切，常常于夜间醒着聆听，而且似梦非梦，圆睁着双眼。它似乎来自遥不可及的世界，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房间的黑暗和狭窄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全城的人似乎一起来到了月神公园，唯独我给排挤在外。我渴望着下床加入他们，但我没有动，那乐声通宵达旦地传来不间断的刺耳的声响，使我意识到不去无疑是个损失，这是连我都不知道的我所犯下的什么罪孽造成的。有时，我听着听着竟哭起来，给排挤在外真是太痛苦了。此时我很伤感，任何一件小事——朋友的冷落，母亲的责骂，电影里一个动人的镜头——都使我热

泪盈眶。如果在我的孩提时代，母亲没有禁止我走近月神公园，或者参与别的娱乐，或许我还意识不到有一个禁止入内的快乐世界。但是母亲的寡居、贫穷，尤其是她对命运不给予她的所有那些消遣的敌意，使她拒不让我到月神公园或者任何其他娱乐场所，只是到了很久以后，当我长大成人，已经形成自己的品性之后才让我去。十之八九由于这个缘故，我才一生始终怀疑，我怎么就不能到那快快乐乐、光辉灿烂的幸福世界去呢，我无法摆脱这一怀疑，即使我确知我很幸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已经说过，这个时候我想的只是结婚，我也说得我是怎样产生这一想法的。我们家所在的那条郊区马路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较为繁华的地区，那里已不是狭长低矮、看上去象许多布满尘土、破烂不堪的旧车厢似的铁路员工宿舍，而是一些周围环绕着花园的小宅邸。它们并不奢华——里面住着职员和小店主——但是和我们的破房子相比，它们给人一种生活较为快乐和较为安逸的印象。首先，每幢房子都不相同；其次，这些房屋并不全都又破又脏，泥灰也没全部剥落，这样的外观倒使我们的这一类住房显得好象居住者长年漠不关心，不加修葺似的；最后，那环绕着宅邸的鲜花盛开的狭窄花园，则给人一种远离混乱不堪的街道、亲密而又怀有戒心的印象。相反，我住的楼里，街道的混杂现象却无孔不入：渗透到仓库般的大门厅，渗透到又宽又秃又脏的楼梯井，甚至渗透到房间内部，那里随意放着的东倒西歪的家具使人联想起旧货店，在那里，同类的家什就摆在人行道上拍卖。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母亲外出散步，透过一幢这类别墅的窗子，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景象；它给我的印象很深，似乎在各方面都与我心目中的正规而体面的生活相吻合。一个清洁

的小房间，印着花的糊墙纸，一个餐具柜，屋子中央悬挂着一只电灯，下面放着一张餐桌，桌子已摆好准备开饭。桌子四周坐着五六个人，他们中间，我想有三个八到十岁的小孩。餐桌中间放着汤锅，母亲站起来给大伙盛汤。说来似乎有点奇怪，最打动我的是屋中间的那盏电灯，或者毋宁说是灯光下一切都显得特别宁静，特别正常。后来我在心中反复回想了那个场面，我明确地告诉自己，我应该将它作为一生的目标，总有一天我要在那样的宅邸里居住，有个那样的家庭，在同样的灯光下生活，那灯光似乎揭示出不可胜数的既牢靠又持续不断的钟爱之情。或许许多人会认为我的抱负并不很大，但是我当时的处境却不得不加考虑。那个小宅邸对我——一个出生于铁路员工宿舍里的人——产生的影响，犹如城里繁华区域那些更为高雅、更加富裕的宅邸对小别墅中的居住者的影响一样。一个人的天堂却是另一人的地狱啊。

可是母亲为我的前途早已作了苦心的盘算。我很快意识到，她的那些盘算把我心中最向往的这类安排完全给排除了。她想象的是，以我的美貌去争取某种成功，而不是成为一个如同别人那样的家庭主妇。我们非常穷困，在她看来，我的美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资本，这么一来，我的美貌不仅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她的，如果说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只是因为是她生了我，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为了改善我们的处境，我要象她规定的那样利用这个资本，而不考虑外表体面不体面。大概这个计划要归咎于缺乏想象力。在我们这样的处境之下，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我的美貌当作资本。母亲就停留在这个想法上，她不肯费神看得更远一点。

那个时候，我对母亲的盘算理解得还很不透彻。不过即使

后来我搞得一清二楚了，也决不敢问她；既然有这些主意，她一个铁路员工的妻子，为什么竟落到如此贫困的境地。我从各种线索领会到，母亲落魄的根源就在于我，因为她本来是那么不愿意要我，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我。换句话说，我是偶然给怀上的；而母亲又不敢阻止我出生（她说，她本该那样做的），她迫不得已同我父亲结了婚，并接受这一结合带来的一切后果。每当她提及我出生的时候，她常说：“你毁了我。”这话一度使我痛心，也说得不明不白，但是后来我完全搞清了它的含义。这话的意思是说：“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跟那个男人结婚呢，到现在我也有自己的汽车了。”显然，她这样考虑自己的生活，就是不想让比她漂亮得多的女儿重犯同样的错误，遭受同样的命运。今天，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来看问题，我还真不能说她的话不对。对母亲来说，家庭意味着贫困、奴役，而少有的一点乐趣也随着丈夫的去世而突然结束。她自然认为体面的家庭生活是极大的不幸，而且一直留心让我别被那曾经导致她自己垮台的同样幻景所诱惑。

母亲是很喜欢我的，不过是以她特有的方式。譬如说，我一开始到画室去上班，她就给我做了两身衣服，一身套裙加短上衣，一件女罩衫。事实上，我倒宁愿要些内衣，因为我每次脱衣服时，都为露出粗劣、破旧、常常是穿脏了的内衣而难为情，但是母亲说里面穿破旧衣服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外表要过得去。她选中两块便宜布，颜色和图案都很醒目，自己动手裁剪。但是由于她是做衬衫的裁缝，以前从未做过罩衣，两件都让她给做坏了。我记得那件罩衣做得前面鼓起来，这样我的乳房就露了出来，我总是不得不用针把它别住。那件短上衣太短太瘦，紧绷着胸脯和臀部，袖子盖不住手腕；另一方面，裙子

太肥，前面打了折。不过我认为它们好极了，因为在这之前我穿得更差，穿套头衫，短小的裙子露出大腿，小披肩小里小气。母亲还给我买了两双长统丝袜：以前我总是穿短袜，露着膝盖。这些礼物使我充满欢乐和自豪；我盯着它们总是看不够，心里老想着它们，常常有意沿街步行，身子挺得笔直，仿佛我穿的是某个时装裁缝做的贵重服装，而不是那些穷破烂。

母亲总是想着我的前途，不久她对我当模特儿这个职业不满起来。据她说，我挣的钱太少；其次，画家和他们的朋友太穷，在他们的画室里没希望结识有用的人。母亲突然萌生了我兴许能当个舞蹈演员的想法。她总是怀着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我想的只是与丈夫孩子一起太太平平过日子。有个杂耍班子专在电影的间隙穿插些小节目，当它的演出人向母亲订做一些衬衫的时候，母亲的心里就生出了这个跳舞的念头。她倒不认为跳舞这个职业本身将会证明有利可图，不过，象她常说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而且单单在舞台上露面，就会提供和某些绅士见面的机会。

有一天母亲跟我说，她和这个演出人谈过了，他鼓动她把我带去见见面。一天上午，我们到他和整个班子下榻的旅馆。我记得旅馆靠近火车站，是一座偌大的旧宫殿。时近中午，可是所有的走廊里还都黑咕隆咚的。那气氛象是上百间屋里的人都在呼呼大睡，叫人憋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沿着几条走廊朝前走去，终于来到一间黑暗的前室，三个姑娘和一位乐师正在微弱的灯光下排练，仿佛是在舞台上一般。钢琴挤在一个角落里，靠近盥洗室不透明的玻璃窗；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大堆脏床单。乐师是个衰弱的老头，正凭着记忆在弹奏，好象他正想着别的事情，或者正在打瞌睡。三个舞蹈演员挺年轻，全脱了上衣；